



赛龙舟 ■黄伟助

诗抒胸臆

端午节

■王泽荣

飘起粽香思故人，
龙舟竞速闹河滨。
年年薪艾倚门角，
岁岁绶囊护玉身。
子胥终遭沉水怨，
曹娥已化孝亲神。
欲知端午真文化，
心有九歌兰草茵。

神九

■王养浩

“蛟龙”且“神九”，举世望神州。
惊呼五洋捉鳖游，九天揽月走。
美哉神女挥挥手，嫦娥泪流，
天宫花稠。

感叹云冈石窟

■韩胜华

千年岁月多摧残，
石刻佛像今犹在。
面目彩绘虽缺损，
慈眉和颜迎面来。

中原文化多璀璨，
华夏儿女有奇才。
千里迢迢不虚行，
五体投地再一拜。

时令小语

清香白米粽

■章玉华文

立夏过后，各大超市不约而同地把端午粽子推选为头牌名角。各类品牌的粽子争相推出自己的拳头产品，香中带咸的大肉蛋黄粽，甘甜浓郁的红枣粽，每种粽子都让人食指大动。可我独爱清香四溢的白米粽，因为里面包裹着亲情。

儿时常常觉得粽子与一碗糯米饭大同小异，只不过是换了一个容器。

那时的粽子除了白米粽，就是赤豆粽，鲜有大肉的身影，与香甜可口的奶油蛋糕相比，它的诱惑淡如清水。

记忆中每至端午前夕，妈妈就会特地从浦东赶到住在南市老城厢的外婆家，拎回满满一竹篮的粽子，还没进门便嚷开嗓门：“外婆包的粽子来啦。”“又是粽子啊。”我总是撇撇嘴。母亲不理睬我的冷淡，照样小心翼翼地擦拭粽篮，再用竹竿把它挂在屋檐下，眼中满溢着笑意。

流年似水，粽子也总是在这一节令如期而至，直至有一年母亲患重病，在家卧床休息。一天傍晚，窗外雷声大作，雨点打窗，妈妈数着日历轻轻地念叨：哎，吃粽子的时候快要到了，可是……

正在做作业的我想起外婆包的粽子了，但是路远雨急，去外婆家拿，我实在难以胜任，况且外婆年事已高，怎能再麻烦她包粽子呢？“吱呀”，房门突然推开，两个熟悉的身影闪现在眼前，是外婆和舅舅。舅舅还未放下雨伞，就将手中的竹篮递给我，说快吃粽子。

妈妈面露喜色，激动得一下就床上起身，外婆笑眯眯地为我戴上香

囊，再剥开粽子递给我们吃，“过端午了，一定要吃粽子啊。”依偎在外婆身边，闻着清香四溢的粽叶，轻轻咀嚼着细白玉润的白米粽，我第一次觉得原来换了容器的粽子更有嚼劲且齿颊生甜。从此，我对粽子产生了好感，尤其是白米粽。

多年以后，母亲和外婆相继离世，每到端午节，我总会特意购买一两个白米粽独自品尝，想起那个风雨交加又温情满屋的雨夜。

晶莹剔透的糯米偎依在碧绿狭长的箬叶中，散发出唯有稻谷与河边青草相融才会具有的幽幽香气，清香溢远，包容隽永，让我吃出了亲情的味道。

意犹未尽

我家粽叶香

■郑立华文

又到端午节。客厅桌子上放着母亲送来的赤豆粽子，数一数有十个呢。青青的叶满屋子飘香。

很多年了，一直都是这样：每到端午时节，母亲便会早早地把糯米、赤豆、粽叶买回家，然后等到端午节的前一天，她就一个人顶着厨房敞亮的灯光把粽子包好。第二天早晨五点一过，母亲就起床了，她把包好的粽子放进一个24cm大的搪瓷锅里，一次放不下就分上几次，然后在燃气灶上大火、小火煮上一两个小时，到了下午三四点钟的样子，粽子煮好了，也凉得差不多了，十个一包，十个一袋，分好以后，母亲就一家一家地给我们姐弟几个送过来。

看着还有些温热的粽子，我忍不住就要剥一个尝尝。

吃着母亲包的粽子，每每就有一股暖流涌上心头。从小到大，我们就是这样在母亲的呵护下，享受着每一个节日时光。

记得有一年冬天，进入腊月以后，我发现母亲一连半个多月点灯到很晚。父亲在我们还年少的时候就走了，是母亲把我们抚养成人。那些日子，家里的生活全靠母亲一个人挑担。母亲挑灯夜干，一针一线，就为我们几个孩子做上一件新衣裳，她说要让我们过年的时候穿上它，好风光光地走亲戚、拜年。

后来，我们长大了，有了自己的家庭和孩子，母亲仍然会时不时地跑来看我们和她的孙子孙女们。母亲说，我们一个个无论有多高、多大，无论走到哪里，永远是她的孩子。

那天朋友来玩，闻到粽叶香。“怎么，老婆包粽子了？”

“没有！是老妈包好送来的。”朋友惊讶。你妈年纪老大了，还能包粽子给你们吃，真是幸福。“要不你也吃一个。”我说。

朋友接过我递给他的粽子，说：“老婆包的，跟老妈包的相比，吃在嘴里同样是幸福的味道。老人包的每每让人感知一份怀旧的情愫和感恩

的情怀。老婆包的呢，很甜蜜，让人期待来年的今天，仍然可以看到生活美好的样子。”

我想朋友的话一半是说给自己听，一半是说给我听的。

其实母亲已不该为我们操劳了，一是她身体本来就不太硬朗，二是也已步入耄耋之年。十几斤米，一个人坐在一只小凳子上，腰弯上弯下，大半天时间重复那几个动作，确实蛮累人的。虽然只是一年一次，但也要有足够的体力才行啊！

记得还是去年的今天，我一边吃着粽子，一边对母亲说，明年一定不要包了，太累了，我们去店里买几个就行了。母亲听后不以为然，她说明年的事情明年再说……

前几天，我去看望母亲，我说今年的粽子我们自己解决。不料，母亲急了，她说已准备好了材料，今年还是要包的。

我无语。细细一想，普天下的父母都是一样的，只要他们有能力有体力，为孩子付出多少也心甘情愿。闻着粽叶香，我想到了一句话，叫“家有一老，赛过一宝”，虽然母亲年事已高，她不能为子女担负更多的事情，但只要母亲在身边，足以让我们怀揣童真，一路感恩。

生活故事

参加早稻田大学的毕业典礼

■赵琪玮文

一个人的成长过程有许多的起点，毕业典礼就是其中的一个。今年四月，我孩子从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了，我也有幸应邀参加了孩子的毕业典礼，真是感慨万分。

无论怎么说，这场毕业典礼在将来也会使我们印象深刻。我女儿所在的系中，有许多来自世界各国的留学生，毕业典礼当天，大家都穿着各自国家的民族服装，真可以用色彩缤纷、百花争艳来形容。不仅仅是服装美丽，语言也是各种各样的，家长们都是接到校方的邀请，特地从世界各国赶来参加孩子的毕业典礼，所以毕业典礼当天，可以听到很多种语言。听着教授在台上的祝辞，我不禁感到，作为孩子的家长，能看着女儿从一个不懂事的小女孩，成长到大学毕业，直至踏上社会，真是一段既漫长又短暂的路程啊！

在日本，无论是幼儿园的入学礼，还是大学的毕业典礼，对学生和家长来说，都是一件大事。这一天，大家都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，像

过节一样举家前往学校。爸爸、妈妈高兴地为孩子摄像或拍照，记录下孩子成长过程中的这一起点。

回想起十几年前，我和爱人在改革开放政策的驱动下，和许多年轻人一样走出了国门，来到了日本。从读语言开始到进公司工作，随后又把女儿从上海接来日本读书。

最先参加的是女儿的小学毕业典礼，看着女儿和小朋友依依不舍的样子，我只能一个劲儿安慰她。之后，又参加了女儿初中的毕业典礼，女儿走上讲台从校长手中接下毕业证书的情景还历历在目。再之后，又参加了女儿的高中毕业典礼，记得临近结束时，许多家长都和孩子们一起唱起了校歌，因为日本不管是小学还是大学都有自己的校歌，许多家长都是老校友，虽然毕业多年了，但仍然记得自己年幼时的校歌。

我通过参加女儿的小学、初中、高中、大学的毕业典礼，见证了她成长的每一个阶段，多年后再和她一起回忆起来的时候一定会很有意义。

女儿毕业了，唯愿女儿所学的知识，能够学有所用。

岁月悠悠

远去的旷野

■朱锁成文

小时候，我家住的地方属于杨浦区，往南二百多米就是浦东大道，以道为界，南边就是旷野，小桥流水、广袤原野，不仅给农民孕育了收获的季节，也是我们玩耍的天地。

那时，小学只上半天课，下午则由三五个同学组成一个学习小组做家庭作业。做完作业就“捉迷藏”，最开心的就是到郊外碉堡“捉俘虏”。

浦东开发前，遗留的碉堡、防空洞散落在农田阡陌间，我们这些小孩就用树枝当枪，把柳条儿扎成圈戴在头上，学着电影里的镜头，在碉堡、防空洞里钻进钻出、爬上爬下，把抓到的“俘虏”拴在一起，评判谁胜谁负。

十八间车站南侧几十米的地方原来有一个牛奶场，外面是露天牧场，里面是牛奶房，几十头乳牛分两排拴在里面，不时发出哞哞声。给牛挤奶的时候，我们一般会趴在粗粗的

木栅栏外看，全然不顾牛棚里散发出的牛臊臭。

油菜花开的时候也是春天最美丽的时候。黄昏，我会和几个同学走过小桥，来到田野，这时就会看到金色的油菜花一片一片的，掩映在花丛中，一阵阵油菜花的清香就会扑面而来。此刻，我会情不自禁地摘下几枝捏在手心，或学伟人样，站在高高的河坎上，极目远望，评说世事。

夏天是我们最快乐的季节。两条东西走向的河，大约有三四里长，市区人依远近称二道浜、三道浜，大人喜欢到这里植衣洗菜，我们则喜欢在这里游泳，躺在河边晒太阳，一玩就是几个小时。当然在河里游泳是

比较危险的，几乎每年都有小孩淹死的新闻，母亲因此会常常找到河边把我拽回家。再就是捉蝗虫，我们叫捉“格莽”，把捉到的“格莽”装在瓶子里。此外，粘知了也很有意思，事先把松香熬成粘乎乎的半液态，涂在细细的长竹竿顶端，然后从枝间轻轻地粘住知了的翅部，一只知了便不知不觉成了俘虏。有时，我们还到田野捉蜻蜓、萤火虫，割兔子草，在收获过的田野里拾卷心菜、胡萝卜叶子、摘野菜。源深路原来叫六号桥，路中端有一座久安公墓在杨浦区很有名，那时纱厂女工下了夜班都不敢从这里走。有一次，我和几个同学到久安公墓玩，踩在一块石板上，一条受惊的

“火赤练”从水泥墓里串出来飞快地逃窜。有时割完兔子草，我们还会从钦赐仰殿进门进去转到前门，把破败的泥菩萨一一摸个遍，全然没有一点惬意。

如今，二道浜三道浜没有了，散落在田间的碉堡、防空洞没有了，老杨高路没有了，久安公墓没有了，代之而起的现代建筑、居民新村、立体高架以及新的路名气势恢宏地覆盖了以往的旷野。

是啊，投影过我童年眼神的旷野远去了。但那一望无际、清新自然，生长过稻谷和蔬菜的绿，给我以童趣和欢乐的绿，常常会在记忆的影院里上映……